

幸福手册

你我他

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我

| 黄玉梅 文 |

坊间曾流行一个神讨论,若问我“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”还是“坐在自行车后面笑”,我会毫不犹豫地选:坐在自行车后面笑。因为在我看来,前面那些都是定语,结果是笑还是哭,我当然会选笑啦。因为我就是那个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人,吃什么样的苦都不怕,只要先生用好言像公主般地宠着我就好。

那年深秋,天气乍寒。我从公交车上下来,看见兔小伙(先生属兔)穿着米色风衣站在自行车旁。看见我下来,他急忙迎上前来招呼我,说天气太冷,我骑车带你去宿舍吧。我看着他与我相仿的个头和浓浓的书卷气,估计他带不动我,就笑而不动。他说来吧!我的车技可好啦!我犹犹豫豫地坐了上去。谁料,他把车骑得轻松飞快,并告诉我他是系里十公里长跑的亚军,倒十分出乎我的意料。之后,他经常载着我周游郊外,还边骑车边腾出一只手来,握住我的手。有时还故意骑到坑坑洼洼的路上,告诫我要从后面把他抱紧。一路上洒满我银铃般的笑声。

趁着暑假,他邀我到他的家乡看看。时值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无锡市区到长安乡下每天只有固定的几班车,我们从马鞍山乘长途汽车到无锡已是下午四点,末班车赶不上了。先生就去市区的大哥家,借了一辆没人骑的自行车,兴致勃勃地载着我往乡下赶。那辆车真是破,落满灰尘,既没铃铛又没刹车,偏偏那时的路都是土马路,还尽是上坡下坡。我穿一身时尚的白底镶银边连衣裙、一顶白色荷叶边太阳帽,一头齐腰的丝质秀发,与这辆破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兔小伙一边嘴里“喔喔”地嚷着,一边载着我从路旁的行人中穿过,很是拉风,还有点得意扬扬。

等到上大坡,我就嚷着要下来自己走,可是兔小伙坚决不让,硬是使出了全身力气,载着我骑上去了。等到下坡我更是担心,他就两脚点地摩擦着当刹车,嘴里的“喔喔”声更响亮了,行人们纷纷避让,场面堪比惊险大片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,终于抵达他的家乡。由于兔小伙父亲在他大学时就去世了,

母亲也已七十岁高龄,家境十分贫寒,只有一间简陋的“小二楼”属于他。屋顶是用预制板拼起来的,就是一个透风的“框架”。可是老人家见了我一直念叨:怎么有这么俊俏的姑娘,我小儿子福气好啊!她把仅有的积蓄拿出来,买了邻家最好的老母鸡煮汤招待我。兔小伙热情满满地每天骑那辆老爷车,带我去镇上吃小馄饨、玉兰饼、豆腐花,带我去池塘里摸螺蛳、捉鱼虾,还教我在清澈见底的小河里游泳、用瓦片打水花。

无锡乡下回来后,他载着我到领证,结婚证编号居然是“1188”。办证的人特别开心,说多么吉祥的数字啊!祝福你们!幸亏那时候还是福利分房,我俩在设计院家舍,分到了一个单间,双方父母都无力支援的我们,过起了清贫但快乐的日子。三年后,兔小伙作为人才引进回了无锡钢厂,每天要骑自行车穿过无锡城去上班,特别羡慕那些骑摩托车的人。可是他知道,按照我们的经济实力,根本买不起,就退而求其次,准备买辆轻骑过瘾。谁知兔小伙竞争上了外企技术部经理,薪酬从500跳到了3000,每天跟外籍总经理的接送车上下班。两年后,外企总经理因经营不善被免职,兔小伙幸运地接了班。搭车变成了专车,除了专职驾驶员外,2000年时,兔小伙开上了“桑塔纳2000”,家里的自行车终于下了岗。八年后,兔小伙选择自己创业,开上了时尚的“天籁”,两年后,换上了“奥迪A6”。到了今年,服役了整十年的奥迪,由于开的里程数比较多,也要下岗了。兔小伙与我商量换车,他说我向来低调,就换一辆70万左右的车吧。我说这些年你辛勤创业,周六周日都不休息,吃了不少的苦,就对自己好一点呗。兔小伙拗不过我,最终同意我的意见,买回了“大奔”。

看着黑漆锃亮的新车,我特别庆幸自己当年的理想主义,也时常怀念那些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日子。我认定:艰苦的日子只要心向阳,最终都能开出幸福的花来。

岳父这一辈子

| 陈卫春 文 |

上世纪40年代,岳父出生在连云港一个偏僻小山村,家中一贫如洗。他的父亲,在抗日前线英勇杀敌,在岳父还不到4岁时血洒疆场,为国捐躯。岳父成了烈士唯一的遗孤,与母亲两人相依为命。孤儿寡母,好在有政府的抚恤和照顾,在那个年代岳父一直读到高中毕业,要不是在高考前患上严重的肺结核咯血,早已圆梦大学。不过,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当地农村人人仰慕的少有的有学问的人。根正苗红加上有知识,他自然而然地成为那个时代的骄子。入党提干,在3000多人的山沟沟里带领群众战天斗地,旧貌换新颜。典型事迹在徐州地区巡回演讲,电台有声,报上有名。当上了最年轻的公社党委委员。

改革开放开始,岳父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当地谁都不敢想谁也跨不出的大胆决定,干个体户。他白手起家,从电焊铺做起,修车,焊做篮球架,贩花生米,到青岛造桥,去北京大北窑参与地铁工程建设……一干就是二十年!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、劳动和血汗,把七个子女培养长大,成了当地人人称羡的小康之家。

在2000年岳父60岁寿诞时,我为他写过一幅寿联:官场商场四十年万变不改英雄色,风风雨雨六十载千禧同祝福寿星。事后听岳父说,这是他60岁生日收到的最好礼物,也是至今为止最令他满意的对他这一生的高度概括。

岳父平生有四大爱好:抽烟、喝酒、看书、养花。他嫌香烟劲太小,所以只抽旱烟,黄铜头翡翠嘴的长烟筒挂着装满烟丝的灰褐色烟袋,一天到晚不离手。打火机与他无缘,火柴从不离身。在任何场合,时不时,只见他右手持烟斗在烟袋中轻巧地一挖,左手拇指轻轻一按就装满压严了烟丝,然后慢条斯理地从口袋中摸索出一个变形的火柴盒,左手打开,右手挑出一根,轻轻却飞快地一划,火苗蹿出,待火苗慢慢变大,快要烧到手时,在贴着烟斗烟丝的上方来去一二回,一股烟香溢出,先慢慢吸两口,再滋滋地猛吸三五口,鼻中两柱烟雾喷出,如决堤之洪水朝四周猛扑。岳父除了中风住院的几天在医生的监督下有所停止,即使五年多卧床期间,烟具始终在床边伸手可及处,不可一时无此君。

岳父好酒。从踏上社会开始,岳父与酒一见如故,一直保持着每日二三次,每次半

斤的饮酒习惯。三二个凉盘就是下酒菜,一二刻钟就能结束战斗,然后该干嘛就干嘛,据说从不误事。7年前,古稀之年同窗相约聚会,同学相见,格外高兴,从不醉酒的岳父喝了个烂醉。第二天醒来,讲话含糊,口角流水,左边肢体不听使唤,急忙送医院,诊断为中风。出院后,家人劝他戒烟戒酒,他就是一句“不抽烟喝酒活着还有什么劲”。

看书一直是岳父的休闲项目,当然也是一大爱好。书目很杂,但主要是名著,说来头头是道。不知何故,半百以后,岳父的阅读兴趣乾坤大转移,易经八卦、星相测字之类书看了一本又一本,看了一遍又一遍,可以用“着迷”来形容。而且学以致用,他先把身边子孙的名字改了个遍,然后测算出自己在59岁那一年有大难,不宜出门。结果,全家人眼睁睁看着岳父硬生生足不出户、多半躺在床上整整一年。搞得子女们紧张兮兮。

养花,岳父在位时,纯属业余爱好,去职以后,除了爱好更多的,是成了重要的经济来源。花草盆景,果树苗木,应有尽有,尤其对桂花情有独钟。家前屋后,院子里,自留地上,就是树的世界,花的海洋。在1990年代初,他的两棵桂花树竟然卖出了每棵12000元的天价,轰动全县,引发了一场“桂花热”。至今岳父家的院子里依然四季花木长青,花香四溢。

走路带风、随性不羁的强汉岳父去了,留下许多念想。在生命的最后7年,在中风及后遗症面前,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是看得见的,他其实也清楚明白,但依然故我,不肯退让,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。疾病苦痛并非一定不堪,苦痛绽放的亲情之花格外浓艳芬芳,老妻深情陪伴照顾,子女相待相守,不抛弃,不放弃……卧床7年,竟然没有一块褥疮,堪称奇迹。

岳父去了,有没有遗憾?作为子女,我们总觉得他如果能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,改变一下不健康的生活习惯,就不需要经受7年的痛苦折磨和不自由,生命的质量和长度无疑也是另外的样子。但作为岳父,如果听从子女的意见,压抑自己的个性,限制自己的自由,即使延长了生命的长度和质量,这是他愿意过的生活吗?用他的话说“活着还有劲”吗?!人生没有如果,如果有如果,也就不是今天的样子,更没有如此温情多彩的故事。



冬景

摄影 刘国良